

第二名

我在白紗山莊看見的燭光

曾信榮

作者簡介與創作理念 /

我出生屏東，自幼失明。未滿八歲，便被送到臺北盲校，開啟了離鄉背井的住宿生活。

由於父親同事的弟弟也是盲人，卻在該校任教，雙親希望我把握機會前往師範院校進修，日後也能回母校任職。

非常幸運，一切如父母所規劃，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如願回返北明擔任教師。此篇文章記錄我就讀彰師大期間，由保護備至的封閉式環境躍入廣闊的校園，一夕間面臨許多的障礙及心理的糾結，還好有著師長、同學及好友們對我的協助，以及在學期間所發生的幾件糗事。一則感謝大夥的幫忙，讓我得以完成學業，再則也期待能鼓勵自己及其他的身障朋友，面向人群，不放棄希望，再多堅持一下，便可看見燦爛的朝陽！

(完全由創作者自我獨立完成。)



我頂著新鮮人的光環，踏進有著白沙山莊美譽的彰化師範大學，捲入了在啟明學校十二年來未曾有過的不安、刺激、忙碌、新鮮的生活，因此持續擴展了視野，認識許多生命中的貴人。他們設身處地、以另類的方式，引領著我驚無險地走過了大學的旅程。

民以食為天

對於我一個全盲者而言，從保護備至的環境跨入遼闊的大學校園裡，就像潛入無垠的大海，茫茫渺渺，一走出宿舍大門，完全不知自己身處何方。儘管學期已過了一個半月，段考在即，我依然畏畏縮縮、不敢單獨行動。基本的民生需求已難自行處理，遑論形而上的知識大論與信心的培養及建立？

僅以吃飯來說，對極端挑食的我，「點菜」便是個天大的問題。由於帶我的同學未必都說得出每一道菜色的全名，我常點到自己不喜吃、不敢吃的菜，原本該是最放鬆的時刻，卻讓我吃得備感壓力。

還好，校外實踐路上有一家經常大排長龍的自助餐店，每回前往，老闆娘都會不厭其煩地一一為我念出餐檯上的美饌。某一回，她又涼拌海蜇、苦瓜鹹蛋、糖醋排骨、宮保雞丁、羅漢豆腐、紅燒牛腩地念個沒完，老闆不耐煩地揮手制止，她竟轉頭笑著達道：「同學視力不便，不念出聲，怎麼知道今天你又燒了哪些料理款待大家？」我無以為報，總是開心地為她吃得碗盤朝天。

開學不久，學校餐廳時常供應红柿，私下，將之掰成兩半，嚥進果肉、吐出果皮即可，但在大庭廣眾，尤其是一群女生面前，我實不知該如何吃得優雅。某一餐，身旁坐著班上同學徐麗敏，她輕描淡寫地教我用手褪下果皮食用就好。依言一絲絲慢慢去皮，但從未這麼做的我，緊張、慌亂之外，加上擔心別人異樣的眼光，把個學姐特地為我挑選的大红柿子撥得千瘡百孔、醜陋不堪。麗敏眼睜睜看著那嬌豔欲滴的果實被我蹂躪得汁液橫泗，急忙放下餐具，起身坐到我對面，取過柿子細心幫我剝皮，像照顧嬰孩般要我張開嘴巴，不疾不徐，一口、一口地餵著我……

自幼失明的我腦海中少有鮮明的畫面，多少年來這一幅「同窗餵柿」圖卻在我用餐時屢屢浮現，帶我一併咀嚼著那一段溫馨、甜美的回憶！

聲音寶盒

吃飯之外，「認人」更加讓我感到難堪。

開學之初，某些同學大老遠一看到我會習慣性地飛奔上前，熱切期待地問上這麼一句，「你猜，我是誰？」當我僥倖猜對時，他們就像抽中頭獎般大肆向周遭的友伴炫耀自己在我心中的重要性，一旦誤答或略顯猶豫，對方聲音中透露的失望口吻令我好生為難，要是他們再補上一句：「才剛一同上課，怎就立刻把我忘得一乾二淨？」頓時羞得我面紅耳赤，恨不得鑽入地洞。

班上同學、系上學長姐、外系選課和社團有過一面之緣的朋友難以細數，光憑一句話，一丁點聲音線索，要迅速辨認並喊出對話者姓名，就像要求常人僅憑聽音分辨各式禽鳥、昆蟲般的困難。

一開始我還張三、李四認真地胡猜一陣，隨著相識者與日俱增，索性微笑以對，免得一再認錯，造成彼此的尷尬。然而，遇上了凡是總要追根究柢的強硬份子，我臉上的笑容也不過是難言的裝扮，只能呆立當下，以笑聲回應……掩飾僅有自己才能明瞭的無助。

心思細密的女同學們不看我搖頭晃腦、口中念念有詞、眼神滿佈著無奈與沮喪，常被問的不知所措，貼心地在我十月份為我準備一份特殊的「生日賀禮」！將祝福的話語錄進錄音帶當中，幫助我快速辨別並連結他們的聲音與姓名，及時解開了我心頭的糾結。

隔天一早，班上驚呼連連！因為，遠遠聽到交談聲，我便可正確無誤地喊出所有同學們的名字。這協助我迅速融入團體之中，確認自己是班級的成員無疑！

學生「考」老師

針對全盲生的考試方式可大致分為口試與錄音，以後者不必即問即答對我較為有利，但得全憑先生的考量而定。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於已故輔導系林義男老師。

上課鐘一落，老師已昂然站在講臺，他常笑著說，只要老師準時就不必怪學生總要遲到！因其社會學理論根基紮實，加之又能從生活中旁徵側引、遍尋佐證，讓我上起課來感到興致盎然；可老師的聲帶不佳，聲音好似摻進了雜質，

講話時聲量微弱、音質沙啞，像是行駛在顛簸山路上急速喘氣的老爺車，聽來卡卡、緊緊的，時有長短不一的停歇，令人不免擔心他的健康是否亮起紅燈。

儘管如此，老師總是親自為我錄製考題，且他所出的題目涵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測驗題，錄音長度至少超過十五分鐘。

每一次當按下播放按鈕，聽到老師聲中帶痰、喘氣連連，無比艱為地為我從頭至尾、一字不漏地報讀那一長串考卷的聲音時，即使正面臨生死存亡的緊張關鍵，都讓我幾乎忍不住落淚。

林老師被譽為系上第一把「大刀」，每一學期總要當掉幾個不用功的同學，但幸運的我看到的卻是老師聲音中慈和而負責的面容，他以「聲」作則地告訴我，日後當如何教導有著不同需求的學生。

電腦擇友，知「音」數十年

升上大三，細心的班代見我茶飯無心，終日神情恍惚，鼓勵我揮別過往，勇於追求另一份情感，主動為我報名當時盛行的「電腦擇友」。她表示以我的文筆及樂觀的天性，一定能結交到有智慧、懂得欣賞我才華的女生。我指責她異想天開：「自己無意御駕親征也就罷了，何苦落井下石，拿我做要？」

一個月後，收到主辦單位寄給我的十餘位異性通信名單，我本不存任何希望，毫無提筆動機。過了一、兩週，陸續接或幾封來信，我只好回信告訴她們自己眼盲的事實，請有意交往者以錄音方式錄下來信內容，便於我閱讀與回覆（當時尚無電子郵件）。

果如所料，當這樣的信一封封寄出之後，再不曾接到任何回函。

唯一例外的是，就讀於嘉南藥專（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前身）食品營養科才剛升上五專二年級的賴湘軍同學，竟然專程為我將信件錄進卡帶之中！

我不敢相信上天對我如此眷顧，室友們對於竟有心地這班善良、柔軟的女孩尤感好奇，不但急著想聽聽她的聲音，也慫恿其他的視障學弟們向學長看齊，勇於報名類似活動，別只一味羨慕，空自嚮往……

我捧著錄音機，來回捲動卡帶，反覆聽著湘軍對我傾訴的話語，即使當時已近深秋，心情卻彷彿沐浴在暖洋洋的

春風裡。她唱歌、拉胡琴，與我分享自己在課業、社團與生活中的心得，並於當年的聖誕節和同學專程前來彰化與我會面。

我倆魚雁往返頻繁，多次相約在成功、靜宜、東海等大學的校園，於霧社與清境留下難忘的甜蜜回憶……
湘軍懇切地對我說，我開闊、坦蕩，雖遇挫折始終保持積極、向上的態度給了她莫大的鼓舞，激發她加倍用功，成績持續進步，因而順利地考上插大。

十年前，她帶著先生及兩個孩子特地北上來看我，告訴我她們全家都信了基督，繼無話不談的好友之後，我們又成了主內的親人！

每回想起昔日交往的種種，以及她對我的肯定與信任，心中總會升起莫名的悸動與感激！畢竟，這份友誼得來不易，是天父無上的恩典所促成。

相知·相惜·同窗情

在沉重的功課壓力負荷下，我能生活無虞、順利取得大學文憑，要感謝班上、系上和社團中許多默默為我付出心力的同學們。其中最大的功臣非同窗好友莊義得莫屬。

義德和我一樣是視障生，只不過他尚有殘餘視力。要是沒有他的相伴，帶我走東道西、認識校園周遭環境，利用空閒為我整理並講解堆疊如山的參考文件，尤其在考前放棄他寶貴的溫書時間，幫我報讀一本又一本厚重的書及與筆記，我實不知自己何時方能完成學業。

畢業至今二十餘年，義德每年都會主動邀約視障同學們一同聚餐。每回必談的是，某一次學校所有身障生齊聚上體育課、等候老師到來時，他與我之間發生的一段趣事。

手不釋卷的他又習慣性地從書包中取出英文雜誌輕聲為我誦讀。突然間，隱約聽到不遠處傳來幾個女孩銀鈴般的笑語。我轉頭豎起耳朵，聚精會神地朝向聲音來源，直接了當地問到：「義得，那個是誰？聲音特優！」

他「哼」了一聲，迅即站起，顧不得掉落地面的書本，扭過頭、氣急敗壞地回到：「我怎麼知道她是誰？你見色忘友，以後休想我再幫你報讀了！」

見好友變臉，我忙笑著解釋：「我也是抱持著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的情義，怕你念得太專心，錯過沒聽到，才善意告訴你啊！」沉吟片刻，他復又走回我身邊，點著頭、不斷拍著我的肩膀，無奈卻又理解地答到：「換做我是全盲者，反應大概也和你一樣。不過，你大可『默默享用』就好。在一大群同學面前，喊的那般突兀，害我感到好丟臉！」雖然類似話題已不知說過多少回，但那生動的聲音、畫面與唯獨盲友之間才能明瞭的包容、關懷與諒解，卻彌足珍貴，耐人再三咀嚼……

盤山地走過四年

跌跌撞撞、起起落落的艱苦歲月，我終於踏上講臺，光榮地領到了象徵自己努力有成的畢業證書。大學曾經學了些什麼，隨著一次又一次考試的結束我早遺忘，但那一紙文憑卻一再地向我保證：懷抱夢想、努力以赴，隨時隨處我都能感受到人情的溫暖，見證人性的光輝！